

目 录

绪论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审美特征	1
	一、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	2
	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审美特征	19
	三、后现代主义左翼小说家多克特罗	46
第一章	多克特罗的左翼思想及其后现代主义现实观与历史观	51
	一、后现代左翼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与后现代主义叙事	51
	二、多克特罗的后现代主义现实观和历史观	60
第二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内在邪恶与权力机构的险恶	73
	一、《欢迎到哈德泰姆斯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内在邪恶	74
	二、《像真的一样大》：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机构的险恶	92
第三章	《但以理书》：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暴力与精神创伤	120
	一、政治暴力与精神创伤	121
	二、创伤叙事	127
	三、历史重构	141

第四章 《拉格泰姆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被异化的命运	153
一、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共同活动的世界	154
二、拉格泰姆音乐化的历史	173
三、织锦式音乐叙事	176
第五章 《鱼鹰湖》：共生与犯罪结合的资本主义	188
一、成长小说	189
二、无产阶级教育小说	195
三、政治小说	198
四、美国共生与犯罪结合的资本主义	207
第六章 多克特罗的后现代伦理叙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212
一、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	213
二、多克特罗小说中后现代伦理叙事	215
结语 后现代左翼思想：批判资本主义，追求社会公正	240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61

绪论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 审美特征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 20 世纪后半叶后现代社会（也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的产物，它正式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前期，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进入高潮并震慑整个思想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并重视各种各样不确定、不稳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有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它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当今的时代已放弃了制定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模式的努力，新的范畴如开放性、多义性、无把握性、可能性、不可预见性等等已进入后现代的语言。在后现代，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后现代的多元性是一切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本质。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与后现代性对应的文化现象，它反传统，在体裁上解构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形式乃至“叙述”本身，形成多样杂糅的文本结构；它摒弃所谓的“终极价值”，认为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崇高事物和信念都是从话语中派生出来的短暂产物，玩弄语言游戏；崇尚所谓“零度写作”，作家仅仅把话语、语言结构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写作成为一种纯粹的表演、操作，突出的是多元变化的技巧；蓄意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以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形式出现，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惯用矛盾（文本

中各种因素互相颠覆)、交替(在文本中,对于同一事物不同可能性的叙述交替出现)、非连续性和任意性、极度(有意识地过度使用某种修辞手段以达到嘲弄它的目的)、短路(运用某些手段使对作品的阐释不得不中断)、反体裁(破坏体裁的公认特点和边界)、话语膨胀(把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纳入主流)等手段,构成不确定性写作。

一、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

何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这是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一直觉得难以回答的问题。

1. 关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讨论

最早研究元小说的评论家之一,特别是以其很有影响的专著《元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1984)而著名的英国杜伦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思想文化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 1956-),曾在其1998年的一篇文章“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¹中,对后现代主义做了较清楚的阐释。她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与所有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的其他“后-”(post-)现象,如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和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等一起,似乎确定性地表明我们传统意识的结束。如今“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表明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实践、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和关于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的理论描述。它也指我们以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继承下来的那种思维方式所引发的更一般意义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启蒙运动表征了一个确定性的致力于根据其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道德和法律以及自主艺术的计划。²但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伦理学和艺术不是或者不再是可分离的了。因此,后现代主义否认能发现独立存在的现实规律的客观科学的可能性;它拒绝对普遍的、理性的伦理原则的追求;它不同意将美学从科学、伦理学或日常文化实践的领域中分离出去而让它作为单独类别而存在。

“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最初在20世纪50年代被有关批评家们用来描写他们所感知的产生于但又超越文化现代主义的新型文学试验。但到80年代初期,

1 Patricia Waugh, “Postmodernism and Feminism,”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Fourth Edition*, edited by Philip Rice & Patricia Waug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44-359.

2 Jürgen Habermas and Seyla Ben-Habib,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22, Special Issue on Modernism, Winter, 1981, pp. 3-14.

这个术语从对一系列包括幽默的反讽、戏仿、自我意识和碎片的美学实践的描述转移到对包含思想上更一般的转移在内的使用，似乎要记录下来对启蒙运动进步主义理想的普遍的冷嘲热讽。“后现代主义”现在被用来指明一个文化新纪元，这是资本主义最新的消费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入侵了一切，没有留下任何剩余的对立空间。¹ 这样，后现代主义包含了一系列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对基础主义（即知识可以以安全的、先天的原则为基础的思想）、对一系列破坏现代艺术自主权概念的美学实践以及各种各样描述当代文化或状况尝试的否定。如今这个术语既描写当代状况本身，也描写多种多样的知识反应，这种知识反应实际上是对那种状况的建构。

帕特里夏·沃认为，最好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情绪”，它产生于现代思想所有基础都已全部崩溃的感觉，即好像那种以为现代思想保证真理、知识、自我和价值相当稳定的感觉已经无效。后现代主义拒绝把美学与科学、伦理学、艺术等知识以及日常生活实践分开，事实上把知识和经验都吸收到了美学领域。甚至科学知识也成为一种虚构：没有客观的“事实”，因为“事实”也是通过观察和话语的各种形式产生的，而观察和话语形式则是由理论的（虚构的）框架而确定的。的确，法国作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把后现代主义描述为美学极度膨胀的状况，因为“艺术无处不在，因为技巧就在现实的正中心”。²

美国著名批评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1925-2015）早在1985年就曾给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划时代的定义：“一个反律法主义者的运动，它假定一种对西方精神的破坏”。³ 他用“破坏”（unmaking）这个术语包括了解构、使离中心、去神秘化、非连续性和差异等术语，这些术语在后现代话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假定或意味着对理性的一致性主题理念的拒绝，对普遍真理的“宏大叙事”的拒绝。如果对普遍真理的寻求需要对理性寻求者能力的信任，前提是这些理性寻求者已拥有了基本的普遍适用的知识，那么理性主体的死亡就似乎需要“真理”概念的崩溃。同样，没有普遍的和客观知识的基础，也就不会有通过对这种知识的理性寻求而实现的普遍解放的形象工程，因为这种普遍的和客观的知识是无法实现的。

哈桑在其2000年发表的文章“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现在后现代主义仍然是

1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 1983, p. 151.

3 J. Wellmer, “The Dialectic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Praxis International* 4, 1985, p. 338.

什么？”一文中再次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幽灵，是不可压制的幽灵的回归；每当我们摆脱了它，其幽灵就会回归。它像幽灵一样躲避定义。关于后现代主义，哈桑认为他今天比30年前论及它的时候知道的更少了。这可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发生了变化，他自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世界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哈桑认为，这样说只是肯定了尼采的见解，如果一个概念拥有历史，那么它已经是一种阐释，一种服从于未来修正的阐释。逃避阐释和重新阐释的是柏拉图的思想或者一种抽象的分析概念，就像一个圆或一个三角形。但是，像人文主义或现实主义一样，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变化，特别是在一个意识形态冲突和媒体炒作的时代里。

所有这一切并未阻止后现代主义这个幽灵经常出没于建筑学、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有时出没于物理科学的话语；它不仅出没于学术而且出没于商务、政治、媒体和娱乐业的公开演讲；出没于像后现代烹调法一样的私人生活风格的语言——就像随便添加一点儿覆盆子酒醋。但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学者们并未获得一致同意。

因此这个术语，更不必说这个概念，可能属于哲学家们所称的本质上有争议的类别。用更简单的语言讲，如果你把这个概念的主要讨论者——例如美国批评家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Aaron Fiedler，1917-2003）、美国文化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澳大利亚艺术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和学者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美国艺术批评家和艺术理论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当代美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美国诗歌学者和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加拿大学者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哈桑说再加上他，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把门锁上，把钥匙扔掉，一星期后这些讨论者之间也不会有一致的同意，但可能发生的是大家争论得头破血流，只见一条细细的血流涓涓流淌在窗台下面。

虽然我们不能给后现代主义的幽灵下个定义或驱除这个幽灵，但哈桑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不要绝望，他指导我们用下面这个办法接近它：从各个视角让它惊奇，戏弄它，使它进入一个局部的光亮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发现一个与后现代主义一致的词族。我们看到，后现代建筑学离开德国鲍豪斯建筑学派纯粹有角的几何图形，德国钢铁和玻璃建筑结构之父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的最小限度的钢铁和玻璃盒子，美学和历史成分混合，向碎片、幻想甚至粗劣作品送秋波。在最新的题目为“信仰与理

性”（1998年9月14日）的罗马教皇通谕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实际上使用了后现代主义一词来谴责价值与信仰中的极端相对论，对理性采取反讽和怀疑的态度，否定真理、人类或神圣等任何可能性。在文化研究这一高度政治化领域中，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被经常用来对抗后殖民主义，前者被认为从历史观点上看是无效的、与政治无关的或者更糟糕，不再是政治上正确的。在大众文化中，后现代主义指的是一种范围广泛的现象，从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1928-1987）到美国女歌手、演员麦当娜（Madonna Ciccone, 1958-），从为东京弹球盘赌博厅做广告的巨大的石膏像蒙娜·丽莎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巨大的硬纸板制画像——迪高类粉红色、金丝雀短裤、斜挎在赤裸强壮肩膀上的相机——为新西兰康提基旅游做广告。

所有这些文化现象有如下共同之处：碎片性、混杂性、相对性、游戏、戏仿、拼凑、反讽、反思想的立场、近似于媚俗和稀奇古怪的气质。所以，虽然我们不能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定义，但我们可以建造一个适用于后现代主义的词族，为后现代主义创造一个语境。更有耐心或雄心的读者可以查阅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主席汉斯·伯顿斯的《后现代理念》（*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A History*, 1995）一书，¹可以说这是一部最好的后现代主义入门书。

按照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s）和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等人的共同理解，从历史时期上讲“现代”（modern）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modernization）过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发明、革新和活力的过程。“现代性”（modernity）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也称作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最高度发达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形态上称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后现

1 Hans Bertens, *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5.

代时代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断裂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具有双关性，它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一种意义上，“后现代”是指“非现代”，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后”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在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被理解为“高度现代”，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不过是现代主义（modernism）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

如何对待“现代性”，这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以及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采用对“后现代”的第一种理解，把后现代看作是西方历史上一个戏剧性的断裂或决裂，是一种旧东西的终结和新东西的来临。因此，他们对于“现代性”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给人民带来无数的苦难，工业化造成了对于农民、无产阶级和工匠的压迫，妇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政策。现代社会也产生了一整套惩罚的制度和实践，以及使它的统治方式和控制方式合法化的话语。现代性使理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了压迫和统治。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者要求用新的价值和政治学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缺陷，呼唤新的范畴、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用“三分法”把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分为“老保守主义”，即拒绝现代性，全盘否定现代主义。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法国影响巨大的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1925-1995）被看作是“新保守主义”，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著名的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被看作是“青年保守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

到底是要继续现代性未竟的事业，还是要与现代性彻底决裂，这似乎构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然而，美国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杰姆逊试图将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而且是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

化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杰姆逊吸收了比利时极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 1972）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文化分期与资本主义本身有着紧密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对应关系如下：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资本论》时代——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列颠、德意志帝国——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跨国/媒介/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

按照这种分期，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主流。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文化风格，如在市场经济阶段有现实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现代主义，而多国资本主义阶段就有了后现代主义。针对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历史的断裂”的观点，杰姆逊认为，不同时期的彻底断裂并不意味着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是现成大量因素的重构。在早先时期或在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些特征如今变成占统治地位的特征，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退居第二位。这一分析既承认了现代主义文化形式向后现代文化形式转变的间断性和非连续性，同时又承认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于先前的文化因素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放到资本主义更大的文化框架中来讨论。实际上，杰姆逊是采用了上述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第二种理解，即把“后现代”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更高阶段，是“高度现代”，是对现代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现在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即通过弄清楚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这两个重要概念而走近后现代主义。

2. 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是一个世界进程，虽非到处一致，但它是全球性的。后现代性也可被视为一把大伞，其下面有各种各样的现象：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后结构主义，社会话语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院中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但也有多国资本主义，网络技术，国际恐怖主义，各式各样的分离主义者，种族、民族和宗教运动——都在后现代性这把大伞下面，但并非都因果关系地归入后现代性。

与相对狭隘、特别强调文化和美学特征的现代主义比较而言，后现代性是一个范围广阔、富含更多社会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意义。就真理、理性、进步、普遍解放等宏大叙事而言，由于它们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后现代性意味着现代性的结束。对后现代性来说，真理、理性、进步、普遍解放等期待不仅遭到怀疑，而且被认为从一开始就是危险的幻觉，因为它们使各种各样的历史可能性落入概念的束缚中。现代性这种“专制制度”粗暴地破坏了真

实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情地取消差异，将所有的“他性”变为沉闷的同一性，经常表现为一种极权主义政治。现代性鼓吹的那些期待都是捉摸不定的事物，通过在人们的眼前挥舞着各种可能的理想，分散人们对政治变革的关注。它们含有专制主义的信仰，认为生活和认知的不确定的方式可以建立在某种确定的、无疑的和单一的原则基础上：理性或历史规律，技术或生产方式，政治乌托邦和普遍的人性。

后现代性与现代性背道而驰，它反对依据说，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相对的、不确定的，是由纯粹的文化成规和传统形成的，没有普遍认可的起源或宏伟的目标；大多数所谓的“理论”仅仅是陈述这些继承下来的习惯和机制的一种夸张的方式。后现代性的理念认为，人们不能理性地发现他们的活动，不仅因为存在不同的、冲突的、不可测的理性，而且因为人们所能提出的任何理性总是由前理性的力量、信仰、兴趣或欲望的语境构成的，但前理性的力量、信仰、兴趣或欲望本身不可能是理性在人们眼前呈现的主题。对后现代性而言，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包含一切的整体性，没有任何统一的理性或固定的中心；仅仅存在着文化或叙述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不能用等级秩序来排列，也不能做好或坏的区分，因此它们必须尊重不以它们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存在的、不能被破坏的“他性”。知识与文化语境有关。因此，声称认识世界“真面目”只能是一种妄想，因为人们的认识总是片面的和有偏见的解释，而且世界本身不是特别指定的。换句话说，真理不是解释的产物，事实是话语的构成，客观性仅仅是有争议的已经获得权力的解释，而作为主体的人是一种与其正在思考的现实完全一致的虚构或者是一种自我分裂的没有固定品质或本质的存在。

3.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 20 世纪晚期艺术、建筑学和批评等领域离开现代主义的一场运动。它包括对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经济学、建筑学、小说和文学批评的怀疑性解释。它经常与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因为它作为一个术语的使用，与 20 世纪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同时大受欢迎。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被应用到大量运动中，许多应用在反对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中，典型地具有历史因素和技巧复兴的特点。可见，后现代主义涉及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哲学、包括建筑学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艺术，而后现代性则涉及地理政治学领域，极为混乱无序，它出现在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后者有时被称作后殖民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两点经常以不稳定的甚至致命的方式结合起来。后现代性也不等于后殖民主义，虽然后者有对殖民遗产的关心，但它可能是前者的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使自己适应于后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式。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都具有随意、折中、混合、无中心、不确定、不连贯、拼凑和模仿等特点。它们忠实于后现代性原则，放弃了形而上深度，追求一种仿造的真实，结果它们富于游戏和追求娱乐，但缺乏情感，仅有表面的和暂时的强化。后现代主义怀疑所有的已被公认的真理，因此其形式必须是反讽的，其认识论必然是相对的。它拒绝全部的试图反映稳定现实的努力，因此它必须坚持形式上的经验或在语言学层面上的存在。它知道其虚构缺乏基础和根据，所以它必须炫耀对这一事实的反讽意识，这样它就可以维持一种否定的真实。因为后现代主义担忧与世隔绝的同一性并预防绝对的本源，它强调文本相互指涉的本质或互文性质。后现代主义戏仿和加工的作品本身仅仅是戏仿和加工这一过程而已。它所戏仿事物的一部分是过去的历史。但这一历史不再是产生“现在”的线性的因果链条。是“现在”存在于某种永恒之中，因为大量的素材逃离它们自己的语境，并使自己与当代结合。最后，后现代文化不喜欢区分“高级艺术”与“通俗艺术”固定的分界线或类别。它通过生产仿制品，有意识地生产通俗作品并使自己成为能被人们快乐消费的商品而解构这种分界线。像本雅明的“机械复制”一样，后现代主义试图用更通俗的艺术打破现代主义高级艺术的可怕氛围，怀疑一切所谓特权的或绝对必要的价值等级。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不存在任何好与坏、高级与低级的区分，但确实存在的只有差异。因为后现代主义追求超越艺术与普通生活之间的界限，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激进先锋派的复兴，因为传统的先锋派也曾追求这样一种目标。的确，在广告、时尚、生活方式、购物中心和大众传媒中，美学与技术已经相互渗透，政治也变成一种美学的景观。但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美学判断不屑一顾，这种观点在文化研究中施加显而易见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经常不尊重经典作品与通俗作品之间的价值区分，甚至不考虑十四行诗与肥皂剧之间的价值区分。

我们知道，关于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一直存在，其形式各种各样。根据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在其《时空压缩与后现代状况》（1989）一书中的论断，后现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的一种反应。这种危机的征兆包括：中心主体的分裂、所指客体的丧失、道德判断与科学判断之间关系的崩溃、具有叙述优势的形象、具有伦理学优势的美学、超越永恒真理和统一政治的暂时性和碎片性。哈维指出，里根的巫术式经济学和形象生产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观点的缩影。根据这一观点，无家可归、先进性、日益加剧的贫困和能力的丧失都可以通过诉诸传统价值观，例如自立、开创性的个人主义、神圣的家庭和宗教等而解释过去。大街上的糊涂乱画的景观、城

市里堕落、悲惨的事件等都成为媒体摄像机镜头奇特滚动的背景；贫困、失望和绝望成为美学愉快的源泉或“他性”和差异的标志。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称赞说，后现代状况实现了现代主义想象的真正的精神。他反对尤尔根·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的指责，拒绝后现代主义背叛了启蒙运动理想（例如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以及独立的艺术等等）的看法。他否认源自黑格尔整体论的世界观，指出那种世界观导致国家暴力所强加的一种有机整体的和先验的海市蜃楼。他认为，对个人而言的现代性等同于恐怖主义。因此，他坚持消除自我认同的主体概念，消解单一的历史目标，用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或概念化取代它们。更确切地说，他主张一种关于崇高的新康德美学，旨在重现那些不可能重现的事物，隐喻地指出那些不可能重现的事物可以被想象出来。利奥塔否定对整体性和同一性的怀旧意识并否认概念与感觉之间的妥协。他对公众大声疾呼：让我们对整体性开战；让我们目击那些不可能重现的事物；让我们推进差异，拯救名人的荣誉。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是商业形式对文化本身的渗透，简而言之，是文化的商业化和商业的文化化。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表达了一种艺术的全新的社会定位。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主题的问题，也不是题材的问题，而是艺术进入商品生产世界的问题。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阐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他认为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因此，后现代主义是当今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与现实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时期的艺术形式，和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相对应一样。在对资本主义做出说明的同时，杰姆逊强调经济与文化的统一既与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和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现代主义观点一致又与之强烈对立。阿多诺认为，艺术的商业化标志着要最终消解任何独立的批评性意见。也就是说，很难从独立的观点出发批评经济发展中的支配形式。但在杰姆逊看来，文化生产和经济生产的完全统一有可能实现使文化政治帮助文化从根本上干预经济。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见于弗·奥尼斯（F. D. Onis）1934年编纂的《西班牙及西属亚美利加诗选》（*Collection of Poems of Spain and Amerika Belonging to Spain*, 1934）一书。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山派诗歌”（Black Mountain Poetry）的主要理论家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 1910-1970）经常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使之影响越来越大。此时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仅仅表现为文学中隐含的

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反拨，没有明确的内涵界定。60年代，美国批评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一场影响深广的大讨论。70—80年代利奥塔与哈贝马斯之争，把这场源于北美批评界的讨论争鸣提高到哲学、美学和文化批评的高度，哈桑极力对后现代主义内涵本质及外延特征等进行“概括性”阐述。80年代中期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先后筹办三次国际研讨会，正式将其作为一个前沿理论课题研究，使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鸣达到高潮。从此，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家喻户晓、广为运用的一个文化术语，在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被广泛使用。一方面它包含荒诞、垮掉、彻底颓废之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先锋的”“最新的”含义，成为后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人文语境和文化倾向。

后现代主义认为，一个特定的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解释的可能性。这样，字面意思和传统解释就要让位给读者的反应和创造性阐释，文本的意义产生于读者的参与和行动，文本本身没有意义，是读者的参与为文本创造了意义，文本的意义是多元的。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哲学体系倾向的思潮。在理论上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哲学家在现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中都能找到。当代美国非常活跃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 1939-)认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一种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¹这样一来，不同时期具有这种反传统理论倾向的哲学理论流派都可归于后现代主义，如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

如前文所述，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难以从理论上精准下定论的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后现代主义。由于其反本质主义特征，后现代主义根本不考虑艺术的本质，而是竭力抹杀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甚至断言艺术已经死亡。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它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由于后现代主义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因此它无法完成为自身进行精辟且公式化的解说。以单纯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诸学科中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是哲学和建筑学。其中领先其他范畴的是60年代以来的建筑师，他们反对全球性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认为这种风格缺乏人文关注，于是不同建筑师大胆创作，发展出既独特又多元的后现代式建筑方案。而哲学界则先后出现不同学者就相类似

1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的人文境况进行解说，其中能够为后现代主义做出大略性表述的哲学文本是以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¹

德里达从语言观念的分析入手，反思、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方式。他的反思与解构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震动，遂成为一种思潮。解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大约20年的时间里从法国开始，却在美国迅速发展。其中著名的解构批评家有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 1928-）、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等。对解构理论本身解释得比较好的是美国著名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英国著名批评家文森特·利奇（Vincent B. Leitch）。

德里达的解构既是生命的哲学也是历史的解说。作为生命的哲学，它包括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路（逻各斯中心论 logocentrism、语音中心论 phonocentrism、在场的形而上学 philosophy of presence），也包括解构语言观（广义书写 writing in general）的分析和批判；作为历史的解说，他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结构—解构的循环。德里达认为，结构的内容不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及其相关的结构主义批评，更主要的是指整个形而上学传统，包括哲学，也包括普通语言学 and 人们的思维习惯。德里达在其“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中说：“我们很容易说明解构的概念，甚至‘结构’这个词本身与形而上学认识论（episteme）一样古老，也就是说，与西方的科学和西方的哲学一样古老，而且他们都深深地根植于普通语言的土壤之中，形而上学认识论在语言的最深处活动着，它把西方的科学和西方的哲学归并到一起，使它们成为自己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隐喻性的置换来完成的。”²德里达的“隐喻性的置换”是指思想现实与语言符号的转换。在解构学说里，普通语言已不再是普普通通的表达工具，语言与思维血肉相连，语言、传统和认识论三位一体。

德里达在看到现代结构主义对传统思想突破的同时也看到它与后者的内在联系，并由此引发出它自己对科学、对历史的思考。因此，德里达把结构主义的内涵延展成为整个西方文化传统。首先，现代结构主义对客观事物穷其现象，寻求

1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解构，或译为“结构分解”，是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是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一个术语。“解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原意为分解、消解、拆解、揭示等，德里达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意思。这是德里达从语言观念的分析入手，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指对有形而上学稳固性的结构及其中心进行消解，每一次解构都表现为结构的间断、分裂或解体，但是每一次解构的结果又都产生新的结构。对上帝万能的认识是一次解构；理性将其拆解，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结构。

2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Britai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78, p. 278.

隐含的规则或“语法”(rules or grammar),从而建立科学体系的企图和做法与传统是一致的,知识切入点和侧重面各有所不同,因此所得看法才不同而已。其次,从认知方法上看,现代结构主义与传统思维有本质上的联系: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语言哲学正是理性的逻辑思维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索绪尔的语言学削弱了理性的绝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它使人类认识了自己的局限,即主体受制于自己所生存的语言结构、文化结构。但是他并未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斩断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联,甚至在不自觉中仍受它的羁绊,因为索绪尔的符号学依然囿于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¹

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根求源,于是事物、现象的所谓本质或本体便成为思考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人们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每一种认识、每一种学说都从某一中心出发,展开之后,又回到这里。于是,这个中心便成为一个固定的起源,一个衡量或评价一切是非的准则,一个统治一切的权威。现代的种种本体论与传统神学在方法论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种学说都坚持一个最高的存在,不管它叫做上帝还是理性,它都是那个固定的本源,一切事物都从这里起源,也在这里归宿;它还是那个绝对的权威,主宰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海德格尔称现代的种种本体论为本体神论,意即这种思维还没有走出逻各斯(logos)²时代。另一方面,这些概念的相继问世说明世界上并没有永恒的存在,否则便没有它们的生存。其中,第一个概念就包含着深邃复杂的思想。人类就是这样追求一个永恒的中心,又不知不觉地粉碎了一个又一个自己决定了的永恒的中心。前人建立的学说后人修正,甚至今天的我打破昨天的我。因此,德里达说:“……结构概念的全部历史,就必须被认为是一系列中心对中心的置换,仿佛是一条由逐次确定的中心串联而成的链环。中心依次有规律地取得不同的形式和称谓。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整个西方历史一样,成为由这些隐喻和换喻构成的历史。”³

解构主义设定相对主义,反对统一道德,反对主体中心主义,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承认差异,尊重他者和主体的多元化;从个人的、情境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性的角度,设定有许多真理的可能性,即真理的多元化。后现代主义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包括对《圣经》或其他信仰的解释)。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知识、生活、文化和性等

1 参见白艳霞,“解构”,《后现代主义辞典》,王治河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52-353页。

2 “逻各斯”出自古希腊语,为λογος(logos)的音译,它有内在规律与本质的意义,也有外在对规律与本质的言语表达的意义,类似于我们汉语的“道”,即所谓:道可道,即规律和本质可以言说。

3 白艳霞,“解构”,《后现代主义辞典》,王治河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

方面占有优先地位。现代主义是战后社会的处境：人类以刻苦自强精神来重建文明，建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发展运动，当中又结合美国的清教精神和冷战时代的美苏二元对立的政治方式，而后现代主义衍生的文化信念则是反对主流方案，反对单一的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更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的文化生活。相反，对于现代主义以前的旧式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却充满了怀念之情。建筑师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引发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对人类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思考。当然，由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脱离现代生活方式的制约，而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现代文明的生活。思想家和各种艺术家就以各自的方式解开我们对现代文明生活的迷思。法国的解构主义为当下人类这种情结提供了最深刻的解说，为解开迷思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实际的演练。

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立论的根据和批判的武器。德里达基于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批判而提出的“解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德里达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¹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解构主义就是打破传统的、现有的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解构主义解构文本、意义、表征和符号。男性传统的解释就被女权主义者和被边缘化了的解释者解构了。解构主义批评权力和信仰的系统，认为政治党派联

1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结构。逻格斯观念渗透到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因此，德里达指出西方文化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德里达说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另一个名称叫“语音中心主义”，因为在希腊传统的斯多亚学派看来，逻格斯分内和在在外在，也就是有智慧和语言的区别，语言直接传达智慧和真理；在犹太-基督教传统看来，上帝是以言辞创造世界的，上帝的言辞就是世界万物的起源，正如《旧约》所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盟是基于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忠诚；信仰的好坏基于对信仰的个人体验。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无政治信仰相联系；在《旧约·智慧篇》之三十雪峰灵性人生（人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世俗人生，另一类是智慧人生，再一类就是灵性人生）里，它是折衷主义（全凭在平安、安全、价值和目的方面是否有舒服的感觉）。后现代主义的反“元解释”和“文本意义”也为其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力量。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使人的思想得到彻底的解放，也使人对于自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产生，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价值的相对性和多元性。

解构主义对于以任何形式通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使我们知道思想的不稳定性，知识的无常，对任何思想都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荒谬的、错误的。不过，解构主义并非极端的反智论或虚无主义，因为德里达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者知识本身，而是反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形态），德里达为所有我们认为是经典的核心理念进行原教旨主义¹式的辩护，令其意义向外扩散。原教旨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宗教现象：当感到传统的、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对这种挑战毫不妥协，仍反复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和妥协予以坚决回击；一旦有必要，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其态度。所以，原教旨主义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它是一种进取的、自信的、政治上保守的宗教运动，以求对抗自罗斯福执政以来被自由主义占领了的政府、家庭和教堂。它在理论上的共同点是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

耶鲁批评学派的希利斯·米勒认为，就像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其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解构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在破坏的基础上，再创造、重建新的世界。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的批判、否定、颠覆，重构各种既有语汇

1 原教旨主义有两层意思：（1）它是一种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它抵制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很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或现代主义的神学倾向；（2）它是一种有自己的组织和机构的保守运动，旨在宣传原教旨主义的五个基本要点。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它们是构成真正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成分。中国学术界将 Fundamentalism 一词用于基督教时，称为基要主义；用于伊斯兰教时，称为原教旨主义。由于其他宗教也出现了 Fundamentalism 的宗教现象，故国际学术界和传播媒介把这种宗教现象通称为原教旨主义。

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的美学、力学、功能基本设计原则，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

德里达以《文字语言学》(1967)、《声音与现象》(1967)、《书写与差异》(1967)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福柯、美国学者保罗·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提出了挑战。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理由，认为写作和阅读中的差异永远存在。他把解除“在场”作为理论的思维起点，以符号的同一性的破裂、能指与所指的永难弥合、结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为自己理论的推演展开。德里达是20世纪后半期解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是哲学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支持者认为，德里达的理论有助于反对人类对理性¹的近乎偏执的崇拜，有助于打破形而上传统对真理、本体的僵化认识，有助于打破形形色色的压制差异和活力的权威和中心。反对者认为，既然德里达相信语言没有确定的意义，真理只是人的臆造，势必导致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德里达的理论确实充满了矛盾，也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要更充分地把握它的要义，就必须把它置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来考察。

20世纪人类在哲学、科学和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动，于是解构主义随之出现了。从哲学内部的发展看，康德等人开始了从本体论转向的趋势。哲学家们越来越怀疑人类把握宇宙本体的能力。康德曾试图用先验的思维形式来弥合人的经验与物自身之间的鸿沟，但仍然充满了疑惑。19世纪哲学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是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意志哲学，哲学家们对形而上问题不感兴趣。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和超越善恶的姿态对传统哲学的冲击尤其剧烈。到了20世纪，形而上问题几乎从哲学中消失。现象学将本体问题悬置起来，更多的哲学流派则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探讨的领域已经转到语言本身。当发轫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现代语言观通过结构主义运动渗透到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时，人们对结构的痴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真理的追寻。

脱胎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仍未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因而有必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扬弃。20世纪物理学的突破也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

1 理性一般指我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进行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理性的意思和感性相对，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的态度，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

传统哲学是建立在一种“客观察者”的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也就是假定有一个观察者（人的理性或者神）能够从世界外部“客观”地观察，这种观察活动不会对世界施加任何影响。因此，哲学家们在这种假定前提下相信存在客观的、超时空的、确定的真理。这种虚拟的客观性被量子力学¹的出现粉碎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也译“测不准原理”）²表明，作为观测者的人或者仪器在观测对象的同时已经干预并改变了对象的存在状态，客观的测量是不存在的，主观和客观其实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概念上的区别。传统哲学还认为，宇宙是遵循拉普拉斯决定论³的，因而从理论上讲可以一劳永逸地找到支配世界的原则或真理。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⁴否定了这一观念。在微观粒子领域，发挥作用的是概率⁵决定论，⁶每一次具体的结果都是不可预测的。根据混沌理论，很多系统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都将导致天壤之别的结果。在传统哲学看来，物质、时间和空间是一个实体；但后现代的相对论却与之相反，认为作为实体的物质不存在，因为时间和空间只是物质的属

1 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是研究物质世界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主要研究原子、分子、凝聚态物质以及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结构、性质的基础理论，它与相对论一起构成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

2 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或测不准原理），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这个理论是说，你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粒子位置的不确定性必然大于或等于普朗克常数（Planck constant）除以 $4\pi(\Delta x \Delta p \geq h/4\pi)$ ，这表明微观世界的粒子行为与宏观物质很不一样。这个不确定性来自两个因素，首先测量某东西的行为将会不可避免地扰乱那个事物，从而改变它的状态；其次，因为量子世界不是具体的，但基于概率，精确确定一个粒子状态存在更深刻更根本的限制。此外，不确定原理涉及很多深刻的哲学问题，用海森堡自己的话说：“在因果律的陈述中，即‘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所得出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是一种原则性的事情。”

3 拉普拉斯决定论是拉普拉斯推断的定论，原文为：宇宙像时钟那样运行，某一时刻宇宙的完整信息能够决定它在未来和过去任意时刻的状态。但这是错误的。

4 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是一种兼具质性思考与量化分析的方法，用来探讨动态系统中（如：人口移动、化学反应、气象变化、社会行为等）必须用整体、连续的而不是单一的数据关系才能加以解释和预测的行为。具体而言，混沌现象发生于易变动的物体或系统，该物体在行动之初极为单纯，但经过一定规则的连续变动之后，却产生始料所未及的后果，也就是混沌状态。但是此种混沌状态不同于一般杂乱无章的混乱状况，此一混沌现象经过长期及完整分析之后，可以从中理出某种规则出来。混沌现象虽然最先用于解释自然界，但是在人文及社会领域中因为事物之间相互牵引，混沌现象尤为多见。如股票市场的起伏、人生的平坦曲折、教育的复杂过程。

5 概率，又称或然率、机会率、机率（几率）或可能性，它是概率论的基本概念。概率是对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度量，一般以一个在0到1之间的实数表示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越接近1，该事件更可能发生；越接近0，则该事件更不可能发生。这是客观论证，而非主观验证。

6 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信条）是一种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的理论 and 学说，其与非决定论相对。心理学中的决定论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先前某种原因和几种原因导致的结果，人的行为是可以根据先前的条件、经历来预测的。量子力学并没有支持自由意志，只是由于微观世界物质具有概率波等而存在不确定性，不过它依然具有稳定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性，物质又等价于能量。于是，相对论用“事件”代替了“物质”。与用关系取代了实体的 20 世纪物理学的基本走向一致，德里达用无形的“踪迹”取代了有形的“符号”，用“互文性”打破了封闭的文本。

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解构主义是一种反观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识，它反对权威，反对理性崇拜，反对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认为差异无处不在，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解构主义是一种“道”，一种世界观层次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器”，¹一种操作的原则。后现代主义正是以解构主义作为自己立论和批判的武器，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各种各样不稳定、不确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并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们的意识：它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当今的时代已放弃了制定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模式的努力，新的范畴如开放性、多义性、无把握性、可能性、不可预见性等等已进入后现代的语言。在后现代，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后现代的多元性是一切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本质。这种多元性原则的直接结论是：反对任何一体化的企图；后现代思维积极维护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人、使异己的事物屈服于自己意志的霸权野心；它尊重并承认各种关于社会构想、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的选择。后现代的“基本内容在 20 世纪上半期作为科学和艺术的宗旨便已经存在，只不过当初它们大多停留在一种主张、宣言或构想之上，或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特殊现象，而今天它已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成为我们的生活现实。”²在这种时间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似可理解为现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³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例如：现代主义主张创造/总体化、综合、在场、中心、文类/边界、主从关系、叙事/正史、类型、偏执狂、本源/原因、超验、确定性、超越性等；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反创造/解结构、对立、缺席、分散、本文/本文间性、平行关系、反叙事/野史、变化、精神分裂症、差异/痕迹、反讽、不确定性、内在性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它反对任何一体化的梦想，否定普遍适用的、万古不变的原则、公式和规律，放弃一切统一

1 “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2 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法]让-弗·利奥塔等著，赵一凡等译，《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3 同上。